

老鼠吃猫的故事



287.7
31

老鼠吃猫的故事

李凤杰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老鼠吃猫的故事

李凤杰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625印张 70,000 字数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432册

长春市印刷厂印刷

定价：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凤杰同志，是两次全国儿童文学奖的获得者。他的作品，曾受到冰心、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赞许，在儿童文学界和少年儿童读者中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这里编选的，是他六个中短篇童话新作。

这些童话，文笔生动，故事曲折，无论是写公鸡、写母鸡、写老鼠、写狸猫，写叶儿，是写他们，又像是写孩子们或自己身边的人，有很强的趣味性，又有深刻的思想性。孩子们不仅会读出笑声，也会在笑声后得到教益。不仅是中、小学生有益的课外读物，也是提高写作水平的参考书籍。

目 录

下蛋歌.....	1
有一只雄鸡“枣儿红”	30
“黑眼圈”找自己.....	46
神鸡奇遇记.....	66
老鼠吃猫的故事.....	90
宝叶儿	103

下 蛋 歌

——公鸡和母鸡的故事之一

人们经常发现，那些生活在死亡阴影里的人，或者曾经在死亡阴影里生活过的人，对他们所从事的每一项事业，无不感到甜蜜。然而，我们大多数人把生命都看得太平淡了

.....

——海伦·凯勒

用自己的嗓子唱几声

为我们产蛋而垒在墙旮旯的鸡窝，比我的身子高不了多少。可我从那儿跳下来的时候，却咕噜噜摔了个跟头。不是我喜欢调皮，也不是我过分激动，是我跛了一条腿！要不然，大伙咋叫我“单蹦儿”？我靠膀子的支撑，才站稳了身子。回头望一眼留在窝铺上的蛋，白晃晃、圆噜噜的，染着鲜红鲜红的血丝，我浑身一热，伸了伸脖子，唱出我们母鸡的下蛋歌：

咯嗒——咯嗒！咯咯嗒——咯咯嗒！

这是早春季节。太阳从遥远遥远的地方，瞧着我们的庭

院。炊烟从每一幢屋顶扯出来，伸长手臂够着蓝天。树木一动不动，和院墙一起打着盹儿。芦花黄哥哥站在墙顶，伸长金号般的脖子，大概准备为午饭啼鸣。来航姐姐们用米黄的腿子踱步，在墙根下觅得一些小虫、小草。没尾巴的黑眼圈，哑嗓子的枣儿红，并排卧在沙土窝里，嘀嘀啾啾地谈天说地。

他们被我的歌声惊动了，一齐回过头来：“咕咕！”“叽叽！”他们互相询问：“她会生蛋吗？”“她有资格唱这歌吗？”黑眼圈“嘎”地笑出声来：“就算下颗蚂蚁蛋，有什么值得喊叫连天？一点也不谦虚！”没主见的伙伴们，随声附和——因为嘲笑别人是不需要气力的——有的拍几下翅膀，有的闪几下眼皮……

唉，还是原谅我唱得太响，打破了生活的宁静吧！也甭笑话我嗓子不好，歌声不优美动听吧！能把一颗蛋贡献在纷繁的世界上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况且对于我，这几乎被主人和同伴忽略了的弱者呢？一曲下蛋歌，含着我多少艰难和希望、辛酸和快乐哪！还是容许我用我自己的嗓子，痛痛快快地唱几声吧：

咯嗒——咯嗒！咯咯嗒——咯咯嗒！

第二十二条生命

本来，我们鸡族就喜欢多子女，鸡妈妈抱孩子，一次要抱二十一个，而我的女主人，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寡妇，艰难的日子教她学会了“狠”。邻居们说她做什么事，都要一把抠出五条渠来。向人借一只抱窝鸡，竟往肚子下塞了二十五

颗蛋，一边塞还一边念叨：“吃不穷，穿不穷，打算不到一世穷！”好象她是天底下最会“打算”的人。

孕育着生命的鸡蛋，虽然还不会我们“鸡语”，从妈妈那儿得到温暖，却会说“蛋话”了。太热或太冷的时候，我们就显求调换铺位。但是，鸡妈妈太忙，太忙了，从早到晚，一刻不停地孵着我们。客人们在门外打招呼，她也不出去聊天，“凉蛋”的时候，才急匆匆地飞到屋角的破碗旁吃喝一阵。孩子的确也太多、太多了，照顾不过来。尽管她一天要拨动我们几次，我个头有点小，常常被遗落在屁股下。“妈妈，冷！”“妈妈，冷！”喊得次数太多，我自己也烦了。

“鸡鸡鸡，二十一”，三个星期一满，蛋壳接二连三破裂了：“啪！”“啪！”鸡雏们跳了出来，用细嫩的声音，快活地呐喊：“唧儿，唧儿！多明亮，多新奇！”“咯！咯！”妈妈幸福地回答。我仍然呆在蛋壳中，完不成生命形式的转化，闷得发慌：“妈妈，我也要出去！我也要出去！”鸡妈妈不声不响地返回草铺来了。过了两昼夜吧，她失去了耐心。因为更多的孩子，要她带到屋外去认识世界呢！

女主人的黑影子移过来，拿起我和另外三颗蛋，放在耳朵边摇了摇，说：“哎，命里注定该得二十一只鸡！把这四颗臭蛋扔到垃圾堆里去吧！”我着急得抽泣了。

小强和妈妈有点不一样，把我带到对门的养鸡专业户去检验——刚往妈妈肚子下塞蛋的时候，小强就要检验，妈妈硬是不信。而今，经过检验，我又被带回来了。小强说：“妈，这颗蛋里有小鸡！”女主人说：“唉，鸡婆不孵了，有也出不来！”

小强找了小纸盒，放了麦糠，把我藏在中间，搁在厨房的烟道旁。白天，让我享受烟囱的热气。夜里，再把我塞回鸡妈妈的怀抱。太阳和月亮，交替在窗户口照了三次，“啪！”蛋壳的禁锢打破了，“唧唧！”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。

妈妈闻声赶来了。她那么高大，金黄色的腿，象两根柱子；雪白的衣裳，火红的头巾，那么漂亮；翘翘的尾巴，象画上的白帆。她边走边招呼孩子：“咯！咯！”早出世的哥哥、姐姐们，象一个个小绒球，黑的，白的，黄的，扑噜噜顺地滚过来，大惊小怪地朝妈妈询问：“唧唧，她是谁？”“唧唧，哪来的？”他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后，一齐笑了：“哈哈，底吞儿！”

女主人走过来，象屋地上立座黑塔。她脸色是黄的，先显出吃惊的样子，然后扬眉眯眼地笑了。小强不声不响地蹲下来，双手轻轻掬起我，用脸挨着绒毛，鼻孔里的气流，暖得我浑身痒痒的。他脸上闪着甜蜜的光彩，说：“勇敢地生长吧，第二十二条生命！”

但是，我们的家族，以胆小驰名。飞机从头顶上隆隆飞越，汽车从村子里轰轰穿过，黄狗汪汪吠叫，黄牛哞哞呼喊，都会在我们中间引起慌乱：“叽叽，出什么事啦？”我这底吞儿，更显得怯懦了，听见树叶在风中飒飒奔跑，喜鹊在枝头喳喳赛唱，也要赶紧躲到妈妈翅膀下去。甚至连气候的变化也难适应，吹风下雨的日子，太阳照不到蓝天当中的时候，我弱小的身子，常常不由自主地索索抖动，要依靠妈妈那热胸脯的保护。

调皮的长腿哥哥，却把我当戏耍。他们常常装出惊慌的

样子，从我身边扑棱棱跑过：“叽叽，要刮风啦！”“叽叽，小花狗来啦！”我吓得撒腿快跑，他们却站下来嘎嘎大笑。

妈妈生气地制止他们的恶作剧，名叫玉玉的姐姐，也给我壮胆：“别害怕，有我给你做伴！”

风和日丽的中午，是我们最快活的时刻。大伙“唧唧啾啾”地呼应着，拥到水盆前玩耍。长腿哥哥挤挤眼睛，大伙让开道儿。他拥到水盆沿上去，扇动槐叶大的翅膀，扑棱着走了半圈，短尾巴一撅，喝口水，朝天空撮撮嘴，跳下来朝我说：“底啷儿，敢上去吗？那儿能照见自己的影子呢！”一听叫我“底啷儿”，我憋口气，跳上水盆边儿，摇晃一下站住了。啊，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从头到尾，黑得和乌鸦一样，细长的脖子，支颐小脑袋，能被风吹折。我正顾影自怜，长腿哥哥猛地牴了我的屁股。我没鸭子的本领，一下沉进水中，浑身冰凉，象有只手捂向气管，急得我呼不成声：“啾——啾！”

长腿哥哥扮个鬼脸躲走了，玉玉赶忙呼唤妈妈。妈妈也只能“咯咯”地围着水盆打转。小强放学回家，才一把捞我出水。我的绒毛贴在身上，亮出一身鸡皮疙瘩。小强擦了擦水，解开衣扣，把我贴在心窝暖着。我还是感冒了。

感冒可不是打几个喷嚏的事。全身发烧。却冷得打颤，肚子饥饿，却不想吃食；每一个关节酸楚、疼痛，时时想打盹、躺倒。

傍黑，公社兽医员来村上防鸡瘟。他说，要在我们翅膀下点上什么疫苗，还要扎出血来。听说扎针、放血，我们就

象看见刀子朝脖子上伸来，一个往一个屁股后头挤，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我觉得自己不幸到了极点，要是再给我治感冒呢？那更痛苦了。这阵子，我觉得女主人特别的善良。她说：“鸡好端端的，扎针滴血，不是没鬼招鬼？”……兽医走了，我们长长舒口气。

后来，小强和妈妈发生了争执，说应该防疫。说到这些事，娘俩总没共同的语言。小强气咻咻地说：“沾个‘妈妈’，就什么都对！”妈妈斥责儿子：“我这么大年纪，养鸡还要小娃来指教？”

这天晚上，月亮象烧饼，贴在小窗上。云儿不时把他护住，仿佛怕我们啄他一嘴。星星也不时凑到窗口来窥望。我想和他说句知心话儿，又不知他喜欢听不喜欢听。邻家传来一阵阵啼哭，纺织她在墙脚根低鸣。夜的大手，渐渐把一切搂进了梦乡。

我躺在窝铺里呻吟，听见一只老鼠不停地打着地道。我正做恶梦，他钻进笼来，朝我们袭击。我无力挪动，被他一口咬住脖子。妈妈奋起争斗，鹬中老鼠的眼睛。玉玉姐姐来护我，在老鼠尾巴上拧了一嘴。“鼠目寸光”的坏蛋，大概什么也无法看清，吱吱叫着逃命。

但老鼠引起的恐慌，在我们中间持续到深夜。不知谁起的头，扯起关于老鼠的种种传闻。什么老鼠会算卦呀，老鼠在十二相排行第一，我们排行第十呀，老鼠的牙齿一夜要长一寸半呀……简直有点象人类“谈虎色变”，又说到了我们的公敌：狐狸、狸猫、黄鼠狼……似乎黑暗的四周，布满了血口獠牙，为我们织成了死亡的阴影。

感冒、伤痛、害怕、惊恐，我不住发抖，一闭上眼睛，就腾云驾雾般，不知飘向何方？女主人说她“命中注定得二十一一只鸡”，我这第二十二只，是条多余的生命吗？那么，“命”又归谁管呢？我一点也不愿向“命”投降哩！

邻家的孩子懒得读书，爸爸打了一顿，他跳河了。留下妈妈，多么可怜，多么伤心，整夜整夜在痛哭饮泣，要是我死了，妈妈会多么难过呢？小强会多么失望呢？妈妈说过，我们来到世间，也有自己的事业：母鸡要下蛋，公鸡要打鸣。在人类看来，也许渺小得可笑。但一颗鸡蛋，也算为世界增添了财富。而一颗，一颗，又一颗，无穷无尽地添下去呢？人们称我们“小银行”，一定有深刻的哲理。我，下过一颗蛋吗？我，不能死……

天亮了，小强打开笼子，朝我嘴边撒下馍渣，又拿药粒来，一颗颗喂进我的小嘴，包扎了我的伤口，我鼓足劲儿，在他手心站了起来。“黑丫儿活了！黑丫儿快快长大！”小强欢呼着，象拿回一张百分答卷，眼睛里却掉下两颗泪珠儿，打在我的羽毛上。这是我生命的甘露吧！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满月以后，妈妈被送还了。死亡的阴影，把我们追得更紧，更紧。一只姐姐闯到街上，遭车祸身亡；一只哥哥被狐狸叼得没了踪影。

更可怕的是后来，“鸡瘟”突然从什么地方袭来——啊，提起“鸡瘟”，我的羽毛都发软呢！它象魔鬼钻进我们的身体，使大便成了白水，浑身抽风不止，不是口眼歪斜，就是肢体瘫痪，最后猝然倒地，蹬蹬腿儿断气。它象老鼠一样，也是“黄鼠狼专咬病鸭子”，我成了头一批目标，拉

稀、困乏、卧倒了。这时，回想起兽医防疫那晚，才明白自己还庆幸躲过了扎针、放血，多么愚蠢、可笑。也才懂得女主人的守旧和“疼爱”，多么落后和可怕！

眼看着我们一只只发蔫，病倒，女主人才慌了手脚。照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经验，又是喂我们大蒜，又是灌我们食油。但她不顾小强的提醒，死掉一只，往墙外扔去一只，象给瘟疫装上翅膀，使它飞得更狂，几天内，九个伙伴失掉了生命。王玉姐姐为照护我，连病带累，也闭上眼睛。临死，她说：“黑丫妹，你快快长大，早早下蛋吧！”尽管她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我还是使劲地点着头。

前悔容易后悔难

其实，出世的时候，我就天真地想过：我在食箩里多吃点，在水盆里多喝点，使劲儿长、长，一定能赶上大伙。但我很快发现，我多么幼稚和无知。女主人并不喂给我们营养丰富的焖黄米，而是苞谷糝子。我们稍微长大以后，连苞谷糝也不供足了。每逢撒食，她总是抓一把，只伸开拇指和食指，其余三个指头牢牢钳住，留下半把糝子，又放进食缸去，还要念叨一句：“吃个半饱，自己去找。”小强笑他母亲，母亲撇嘴说：“你懂个啥，人老几辈子，都这么养鸡哩！”

我老觉着肚子空落，一见撒食，风轮儿似地往前奔跑，挤成一疙瘩。只听见食箩里啄出一片喇喇声，象雨点打在石板上。妈妈喊：“要互相关心！”“要照顾小妹妹！”谁

也不理睬。玉玉姐姐为我留点缝隙，反而遭到讥笑：“瞎，小傻瓜！”大伙吃得差不多了，“唧唧”地唱着，我只能“饥饥”地向妈妈诉苦。妈妈找到食物以后，才“咕咕”叫我过去充塞饥肠。满月的时候，女主人反而叹息一声：“唉，命里注定的底吞儿！”

我们的翅膀渐渐长长，长硬，小强快活地为我们撒着苞谷粒儿唱：“鸡娃乖，鸡娃蜜，吃了苞米早下蛋！”女主人赶过来说：“小强，等她们下蛋的时候，再喂粮食吧！”小强瞪着乌溜溜的眼睛，迷惑不解：“哪咋早下蛋？”妈妈撇嘴说：“你懂个啥？人老几辈子，都这样养鸡呢！”她好象根本不知道“鸡儿蛋，粮食换”这句道理很深的话，给我们尽喂些麸皮、谷糠。

为了撑饱肚皮，我们只好在庭院里不停点乱跑。庭院是窄长的，被一垛垛土墙围住。后边，有的地方豁了口，用高粱杆编的篱笆堵着。其余墙垛也大多塌了顶，每逢下雨，顶上就长出一层东西，象苔了绿毛毡。顺墙院向上，向上，蓝天也呈现着庭院的形状，象蓝布盖在从墙根长起的树冠上。每天，云彩给蓝布织着好看的花纹，太阳从蓝布一边划向另一边，天空便黑明交替一次。后院有个柴垛，我们不停地在下边刨食，有时也爬上顶去小憩。前院有一排房子，低矮得和后院的柴垛一样，顶上撒满雨麻麻的灰瓦。瓦缝里长满绿色的小植物。房前便是我们最熟悉的鸡笼、水盆和食箩。

一天，女主人突然把后院墙豁口的篱笆取走了。我们高兴地拥到墙外去。哈，世界多么宏大呀！从这儿往远处望去，竟然没边没沿，连头上的蓝天，也不再是庭院的形状。

了。

一出庭院，就是片晒场。晒场上晾着麦子，金灿灿放光。出世这么久了，只在满月那天，小强喂过我们一把麦子，还招了妈妈的臭骂。那香甜味儿，一想都要咽口水。因此，我们一见晒场上的麦子，便谁也没招呼谁就扑了过去。

“蹦蹦”，我们刚吃了几嘴，一个小姑娘追过来，手里扬着树枝：“噍——！噍——！”那是撵我们“走开！走开！”我们赶忙撤回墙里，但都望着麦子流涎。

乌嘴姐姐和长腿哥哥嘀咕了一阵，引几个伙伴又出去了。他们这边站几只，那边站几只。小姑娘追到这边，那边赶快走近啄几嘴；小姑娘追到那边，这边又扑过去啄几嘴。小姑娘没了办法，气得哭起来，他们却大吃特吃。我这篱笆儿未被允许入伙，胆子又小，只能“望麦兴叹”。突然之间，我觉得小姑娘怪可怜的，而偷盗则多么可耻、可恶！

后来，晒场上没人晾粮食了。他们又去吃场边菜地里的菜叶。大概菜叶就是鸡类的“山珍海味”吧，看伙伴们那馋劲儿，一口下去，菜叶就缺了半片。想起偷麦的往事，他们叫我，我也不愿去了。农夫一追，他们就逃，农夫返回去，他们又去偷。农夫伯伯腿有点跛，几个回合便气喘吁吁。长腿哥哥飞上墙顶，望着他走路那一跃一闪的样子，反而“嘎啦啦”大笑。好景不长，有一天，他终于误食了菜园里毒老鼠的药饵中毒了，喘息那劲儿，比菜农伯伯更厉害。女主人着了慌，一刀子割破他的喉囊，又淘又洗，流了一滩黑血，才使他死里逃生。从此，篱笆也被小强牢牢钉死——他本来就不让妈妈开篱笆的。

对我们鸡族来说，要吸取教训，实在太难、太难了。枣儿红仅仅安静了三天，或者说，养了三天伤吧，就又把一切忘到脑后去了。

这天，我们在后院的树荫下纳凉，乌嘴姐姐闪动了几下眼皮，大谈“鸡儿抢食不算偷”的道理。似乎人类的自私，才造成了老鼠的进攻、麻雀的抢掠、鸡鸭的争夺。她的话赢得了长腿哥哥的“掌声”——其实是膀声，我们向来是“拍膀”代替“鼓掌”的。

“鼓膀”一毕，长腿哥哥问道：“邻家院子的木椽，高高地站在那儿，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呢？”乌嘴姐姐说：“我呀，没有不明白的事情——那上边还不是挂满棒子。”“哪你为什么没说过，我们应该去换换胃口呢？”“我早想过了，棒子挂在离地三尺的地方，够不着！”长腿哥哥“啪”地一弹，从空中啄下一片桃叶来，嘻，我会跳高呀！”

乌嘴姐姐乐得膀舞足蹈，主张立即越墙行动。长腿哥哥更是眉飞色舞，跑到小土堆上，连说：“好！改善伙食！好！改善伙食！”晒场上看麦子的小姑娘，菜园里务菜的跛农夫，都回到了我的眼前。女主人为了长腿哥哥割嗦囊的刀光，仿佛又闪在脑际。我怯生生地小声提醒道：“千万别再动手术呀！”长腿哥哥听我揭他伤疤，跳将下来，在我身上就是一嘴：“什么手术？那是老子给脖项做操哩！看咱身子骨锻炼得多美！”说着连翻了几个跟头，打了几个旋子，然后宣布：“这是集体行动，凡不去的，就啄它个七窍冒血！”话一落点，就从我头上啄下一嘴毛，朝院子当中一扔……我被夹在队伍之中，裹胁而去了。

到了木椽下，长腿哥哥果然本领不凡。膀子一张，双足蹬地，只听“叭——嚓啦啦”一阵响，玉米粒直往下落。另一只哥哥好逞能，也扑上去比赛，你一跳，我一蹦，你一嘴，我一嘴，玉米粒好似冰雹落下地。伙伴们低头“嘭嘭”大吃，连说话也顾不得了。正是午休时候，声音特别响亮。

不管乌嘴姐姐如何瞎编，这不是偷盗又是什么呢？女主人只等收蛋不想喂食，也不能当成我们做贼的借口。我不能不来，却可以不吃。难怪我们的名字和“饥”同音，他们真馋疯啦，主人手提棒槌赶来，也不去管。本来我第一个可以逃走，但觉得丢下伙伴逃命不应该，就一撒腿又收了回来，嘎嘎惊呼：“来人啦，危险！”同胞们听到呼喊，又显出胆小的原形，飞腾的，抢道的，连蹦带跳，你拥我挤，扑棱棱、嘎啦啦，象黄鼠狼追着。我这底音儿，反倒落在最后，被平地飞来的棒槌打中了。
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女主人的怀抱里——她是喜爱每一只鸡雏的。她象前次抢救长腿哥哥一样，一阵呼唤小强寻夹板，一阵呼唤小强拿绷带，为我左腿做接骨手术。五天，十天，半个月过去了。我显然没有死，左腿却不能伸直，走路一蹦一跳，从此，大伙又叫我“单蹦儿”了。

我再也跳不上鸡埘的小木门，再也不会刨食，踉跄着走路，跳一跳，停一停，常常累出一身汗水。我越来越底音儿了。

听说麻雀走路一蹦一跳，是因为偷盗受到的惩戒。有句格言说，“会怨，怨自己，不会怨，怨别人。”我只怨自己太软弱，跟着去学坏。本来，我从小强带回家的小话匣子